

黎海寧 x 香港舞蹈團

經典之作《女書》重演

有着400年歷史的女書流傳於湖南省江永縣一帶，是當地婦女用作溝通的秘密文字。香港著名舞蹈家黎海寧(Helen)以女書為題進行編創，作品成為其「女性三部曲」壓軸之作，於2007年由城市當代舞蹈團(CCDC)首演後，曾奪得兩項香港舞蹈年獎。

本月中，《女書》將由香港舞蹈團全新呈現。時至今日，「她」的故事改變了嗎？

◆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
圖：香港舞蹈團提供

◆香港舞蹈團 x 黎海寧《女書》
圖片：Leungmo



▲《女書》是編舞黎海寧探討女性題材的「女性三部曲」壓軸之作。圖為排練照。攝影：Worldwide Dancer Project

「當時我聽到有『女書』這回事，就去找資料，覺得很特別，一直想排一隻舞，但那時沒有想到怎麼做，因為這個題材主要是歷史的、中國的，我覺得我未必適合，因為畢竟我不是中國舞背景的，但又不想做一隻純粹傳統的、關於歷史中的女書的舞。」回憶16年前的創作過程，Helen說道，「直到16年前，我找到一個方法，聯結女性書寫來創作，將歷史上的女性書寫和今天的女性書寫連起來。於是作品有一半是中國色彩，比較傳統；另外一半則比較現代。」

串聯不同時代的女性書寫

舞作《女書》從女書傳人何靜華吟唱的《女書之歌》開始，訴說傳統封建父權社會對女性的壓迫，以及女性如何藉此文字表達自身、互相慰藉。之後又引入香港作家黃碧雲與西西的文字，映照出當代女性的書寫與處境。從扇子、紅巾，到採皺的白紙；從《女書之歌》到圖瓦女歌手 Sainkho Namtchylak 的「呼麥」唱腔，再到《She's a Lady》等經典英文 pop song……各種元素的融合為舞作帶來獨特質感，觀眾隨着編舞的眼穿梭古今，窺探女性受壓抑軀體內的自我覺醒，也感受她們私密的情慾流動。

Helen說，當時創作《女書》，的確想去表達女性所面對的另一種壓迫，「比如所謂的男性凝視——哪怕到了現代社會，一個女人要去吸引男人，還是有那種東西存在。我想表現那個。到後來，我也想去到一個境界，女性是掙脫了那個東西的，她們嚮往自由，又例如有一段雙人舞是男女比較和諧的，兩性之間不是只有角力。」

16年後的今天，在女性話題成為全球熱議的當下，舞作要重演，是否有別樣的意義？「現在來說，女性更加清楚地認識到自己的處境，並且敢於去發言或者反抗。其實16年前已經有女性是這樣了，但現在更多。但是現在做這個舞仍有意義，因為就算當做是我的歷史，也還是有話可講，有問題可以帶出來。」Helen說。

傳統與當代交織的身體表達

舞作中有不少舞段用了扇、巾等中國舞道具。Helen回憶初創的版本乃是與城市當

◆兩性之間的關係與角力在《女書》中亦有表達。圖為排練照。



攝影：Worldwide Dancer Project

代舞蹈團(CCDC)的舞者排練，其中不少舞者並沒有傳統中國舞訓練的底子，她便讓她們自己去發掘動作。「比如扇子的舞，有兩段，一段比較幽怨，另一段開始有點不甘和憤怒的情緒，我讓她們自己去找。沒有學過中國舞的舞者都找到一些動作，甚至好些非常出乎意料，很特別。」又有一段以白紙為道具，亦是舞者自己去尋找，去展現。

這次與有中國舞底子的香港舞蹈團合作，Helen直言「排得很享受」，「她們用中國舞的道具用得很純熟。但她們不只是跳中國舞又跳得好，而是她們的身體有感覺。這不只是指傳統的技巧——我的舞也不是純粹傳統的，而是中國的部分也加入現代的身體運用。我看過舞團的其他一些舞，很有現代感，所以完全不會擔心她們是中國舞背景，就做不到現代舞的東西。我覺得她們跳得好，尤其有一段女生要很瘋狂很高能量，她們很厲害。」

◆《女書》着眼女性獨特的情感與表達。



楊雲濤：希望舞者有機會成長

香港舞蹈團藝術總監楊雲濤則說，繼《九歌》後，繼續邀請Helen與舞團合作重演經典作品，有他「私心」，「我自己在做舞者的階段，跳過幾個Helen的作品，吸收學習了很多東西。現在我希望舞團的舞者也可以有這樣的機會。因為說到舞團的發展，歸根結底是舞蹈員的發展。」

他形容跳Helen的作品，最大的感受就是跳完很有滿足感，上次舞團排演完《九歌》，在舞者身上他就感受到了這種「大滿足」。「做我們這行，一定要找到滿足感，而最大的滿足就是我們對我們的熱愛有所回饋，這種回饋是我們存在的價值。」

他又揭秘Helen的排舞風格，認為她不愛多說，看似不怎麼管舞者，但其實要求極高。「她不會和舞者講太多，看似不控制舞者，但她是想你自己去挖掘。她會問你很多問題，其實是給你機會去思考，如果舞者有心，在這個過程中可以學到很多東西。不是將一個身體拋給老師，而是要將自己的思想和想法拿出來和老師溝通。」

「你有沒有投入？用什麼投入？在Helen老師面前是一覽無遺，她一問就問到了。你如果有心就會去想老師為什麼執着這些點，這會幫着你進步。而不是簡單的聽話，太聽話就沒有個性，但是如果個性是建立在亂來上，那你又死定了。這個過程中，我自己做舞者的時候，就覺得要小心得來又要大膽。坦誠大膽地展現，不要遮遮掩掩，給一個機會老師認識你，她會幫你調。她希望看到不同的個性，不希望整齊劃一，關鍵是大家是否坦誠，是否投入，是否願意去展現。」

楊雲濤坦言，做舞者其實大部分時間很被動，沒有自主的權利，要竭力模仿編舞的要求，如果做不到就是錯。「我們在學校的訓練就是如此。」他說，「但這作為一種身體的訓練是可以的，但是面對工作的時候如果只會這招是不行的。和Helen的合作就是鍛煉你——你自己有什麼？」

《凝》尋找一種身體語言

怎樣培養舞者，尋找一種適合香港舞蹈團的身體語言體系，是楊雲濤一直思考的問題。舞×武劇場《凝》的創作，正是他的一次嘗試。

此作品由為期三年的「中國舞蹈與中國武術之交互研究與成果呈現計劃」開始，楊雲濤及多位舞蹈員，跟隨武術師傅學習包括嶺南洪拳、永春白鶴、蔡李佛及八卦掌在內的武術，從中發掘新的身體語言。最終將成果以極具實驗性的形式呈現於舞台之上。舞作本應於2020年上演，但因為疫情而轉變為線上播放，其後榮獲香港舞蹈年獎2022「傑出網上製作」。而本月，舞作將首次在香港作實體演出。

「打功夫真的是功夫來的。」楊雲濤介紹道，當時三年計劃後，舞蹈員們繼續參加了「嶺南武術精英培訓計劃」，不停地練習武術到現在，「所以舞作這次回到舞台，最大的變化是舞蹈員不同了，他們成長了。」

楊雲濤說，當時創作時，已很明確作品不是為了用舞蹈來呈現武術的套路給觀眾看，而是為了藉由武術來鍛煉舞者的身體感覺和表演狀態。當身體的質感轉



◆《凝》2020年劇照 攝影：Moon 9 Image

變，最終用來表演什麼題材，反而無所謂。「舞蹈最重要的是身體，有時我們拿了一些既定的身體語言，比如芭蕾舞的語彙來訓練，對此我是不滿意的，尤其我們是中國人。但是當代舞的語言我又覺得太『閉』了，好像只要有一個概念就什麼都行，太過標新立異其實是變成沒有語言。對我來說，是想建立一個語言，有了這個底，講什麼都行。如果找不到這個語言，就會變成永遠都在copy別人。這是在舞團一直思考的。」

重要的是，這種語言體系要適合香港舞蹈團。與內地的中國舞團相比，香港舞蹈團沒有他們極度商業化的運作與豐厚的資金投入，香港舞者也沒有內地舞者那樣的童子功背景，如果不尋找到自己獨特的語言，在中國舞的領域中便只能一直模仿，一直跟隨，楊雲濤想要打破這種現狀。

經過《凝》，他坦言小有成效，「舞者更有自信，他們知道他們的身體語言不同，不用去模仿。」對他來說，《凝》的數年創作過程，是舞者們「打破自己、放下自己、重塑自己」的過程，而這為表演所帶來的轉變，盡數會呈現在舞台上。

當代舞蹈劇場《女書》|編舞：黎海寧

日期：12月15、16日 晚上7時45分
12月16、17日 下午3時

地點：西九文化區自由空間大盒

舞×武劇場《凝》|概念及編舞：楊雲濤

日期：12月8、9日 晚上7時45分
12月9、10日 下午3時

地點：西九文化區自由空間大盒

▲《女書》也關照女性的私密表達。圖為排練照。攝影：Worldwide Dancer Project

周末好去處

「渣打藝趣嘉年華 2023」 巨型木偶現身銅鑼灣 炫目工藝躍動藝術魂

「渣打藝趣嘉年華」將於今年12月2及3日回歸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，並將化身為流動藝術館，讓各種千奇百趣的動物從古典樂譜中空群而出，奏出藝術感十足又妙想天開的動物嘉年華！今年大會以法國著名作曲家聖桑的作品《動物狂歡節》為主題，獻上一連兩天的免費精彩節目，包括氣勢磅礴的巨型木偶巡遊、18個互動藝術攤位、70個青少年藝術團隊無間斷的舞台表演、現場故事演講、非洲鼓樂坊以及逾6,000件藝術作品展覽。大小朋友更可於巨型木偶見面會，近距離欣賞匠心獨運的工藝，激發內心的藝術魂，歡度一個充滿笑聲和創意的愉快周末。

日期：12月2及3日 早上10時至下午5時
地點：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中央草坪

渣打藝趣嘉年華2023——壓軸巡遊

日期：12月3日 下午2時30分至下午4時
地點：由維多利亞公園出發，途經利記街及崇光百貨，至東角道折返

